
新编古文观止

酒德颂^①

刘 伶

有大人先生^②，以天地为一朝^③，万期为须臾^④，日月为扃牖^⑤，八荒为庭衢^⑥。行无辙迹，居无室庐^⑦，幕天席地^⑧，纵意所如^⑨。止则操卮执觚^⑩，动则挈鸛提壶^⑪，惟酒是务^⑫，焉知其余？



有贵介公子^⑬，鹄绅处士^⑭，闻吾风声，议其所以。乃奋袂攘襟^⑮，怒目切齿^⑯，陈说礼法，是非锋起^⑰。先生于是捧鸛承槽^⑱，衔杯漱醪^⑲，奋髯鹜踞^⑳，枕麴藉糟^㉑，无思无虑，其乐陶陶^㉒。兀然而醉^㉓，豁尔而醒^㉔，静听不闻雷霆之声，熟视不见泰山之形，不觉寒暑之切肌^㉕，利欲之感情^㉖。俯视万物，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^㉗；二豪侍侧焉^㉘，如蜾蠃之与螟蛉^㉙。

【注释】

①酒德 欢酒的德性。 颂 文体的一种。作者刘伶(约 221—300)，字伯伦，西晋沛国(今安徽省宿县西北)人，曾官建威将军，为“竹林七贤”之一。他反对名教礼法、佯狂饮酒以避于世。 ②大人 古时用以指称圣人或有道德的人。 先生 对有德业者的尊称。大人先生，此处作者用以自代。 ③朝(zhāo) 平旦至食时为朝。 ④期(jī) 周年。万期，万年。 ⑤扃(jiōng) 门。

觚(yōu) 窗。 ⑥八荒：四方与八隅合称八方，八方极远的地方为八荒。
 ⑦此处作者谓自己旷达不羁。 ⑧幕、席：都是意动用法，以……为幕，以……为席。 ⑨如：往。 ⑩卮(zhī)：古时一种圆形盛酒器。 觚(gū)：古时一种饮酒器，长身，细腰，阔底，大口。 ⑪挈(qiè)：提。 鸛(kē)：古时一种盛酒器。 ⑫务：勉力从事。 ⑬贵介：尊贵。 ⑭鸛(jìn)：鸛，插。 绅，大带。 处士：隐居放言者。 ⑮奋：揜起。 袂(mèi)：衣袖。 攘：撩起。
 ⑯切齿：咬牙。 ⑰锋起：同“蜂起”。 ⑱于是：在这时。 鸛(yīng)：瓮，这里指酒坛。 槽：贮酒器具。 ⑲漱：含着。 醪(láo)：浊酒。 ⑳奋髯：摆动着胡子，表示悠然自得，毫不在乎。 鶩踞(jū jū)：一种对人不敬的坐姿。
 ㉑麴(qū)：酒母。 藉：垫着。 糟：酒糟。 ㉒陶陶：和乐的样子。 ㉓兀然：无知觉的样子。 ㉔豁尔：此处指酒醒的样子。 ㉕切：接触。 ㉖感动：感情，即动于心。 ㉗扰扰焉：纷乱的样子。 ㉘二豪：指公子与处士。 ㉙蜾蠃(guǒ luǒ)：蜂的一种。 螟蛉(míng líng)：蛾的幼虫。蜾蠃捕捉螟蛉，存在窝里，留作它幼虫的食物，然后产卵并封闭洞口。古人误认为蜾蠃养螟蛉为己子，螟蛉即变为蜾蠃。此处以二虫比处士与公子，表示对二者的蔑视。

【译文】

有一个大人先生，他把天地开辟以来的漫长时间看作是一朝，他把一万年当作一眨眼工夫，他把天上的日月当作是自己屋子的门窗，他把辽阔的远方当作是自己的庭院。他放旷不羁，以天为帐幕，以大地为卧席，他自由自在。停歇时，他便捧着卮子，端着酒杯，走动时，他也提着酒壶，他只以喝酒为要事，又怎肯理会酒以外的事！

有尊贵的王孙公子和大带的隐士，他俩听到我这样之后，便议论起我来。两个人揜起袖子，撩起衣襟要动手，瞪大两眼，咬牙切齿，陈说着世俗礼法，陈说是非，讲个没完。当他们讲得正起劲时，大人先生却捧起了酒器，把杯中美酒倾入口中，悠闲地摆动胡子，大为不敬地伸着两脚坐地上，他枕着酒母，垫着酒糟，不思不想，陶陶然进入快乐乡。他无知无觉地大醉，很久才醒酒，静心听时，他听不到雷霆的巨声，用心看时，他连泰山那么大也不看清，寒暑冷热变化，他感觉不到，利害欲望这些俗情，也不能让他动心。他俯下身子看世间万事万物，见它们像江汉上的浮萍一般乱七八糟，

不值得一顾，公子处士在他身边，他认为自己与他们便像蜾蠃和螟蛉一样。

【赏析】

魏晋名士以狂饮出名，竹林士七贤之一的刘伶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但他的饮酒并不完全是为了享乐或自我麻醉，而是在狂饮醇酒过程中体味着一种奇妙的乐趣。

这篇文章正是这一思想的最好反映。

文章一开头，便道出了“大人先生”（按：即旷达之士）的放达与豪饮。“以天地为一朝”四句，写他超脱古今，横跨宇宙的雄大气魄。“行无辙迹”四句，写的则是他的精神境界，极言其自在逍遥。他完全超脱了现实人生的羁勒，达到了与天地万物完全的融合，逍遥自在。在这位放旷的大人先生看来，饮酒不再是生活中有趣的点缀，而成了生活中全部的内容。“惟酒是务”一句，表明的是对饮酒的肯定；“焉知其余”一句，则是对前一句的再次强调。

接着，作者便设定了一个世俗中的“贵介公子”与“鸚绅处士”来作反面陪衬，具体而微地写“酒德”。“公子”追求的功名利禄，“处士”虽隐居但并未忘怀世事，这两类人都没能超脱现实，与道境差得还太远。所以，对于他们的激烈言辞，大人先生懒得去理，而自顾去喝酒，这是对世俗之士最大的蔑视。“兀然而醉”六句，是对酒德的具体描写，指出饮酒可超脱现实，与道为一。

这篇小文不足二百字，但意境之开阔，气势之宏放，却古今罕有其匹。作者把深奥的思想寄寓于生动的形象之中，而不作一字一句的空洞抽象议论，这一切，都使得这篇小文成为魏晋散文中不朽的名篇。

隆中对

陈 寿

亮躬耕陇亩^①，好为《梁父吟》^②。身長八尺，每自比于管仲、乐毅^③，时人莫之许也^④。惟博陵崔州平、颍川徐元直与亮友善^⑤，谓为信然^⑥。

时先主屯新野^⑦。徐庶见先主，先主器之^⑧，谓先主曰：“诸葛孔明者，卧龙也，将军岂愿见之乎？”先主曰：“君与俱来^⑨。”庶曰：“此人可就见^⑩，不可屈致也^⑪，将军宜枉驾顾之^⑫。”

由是先主遂诣亮^⑬，凡三往，乃见。因屏人曰^⑭：“汉室倾颓^⑮，奸臣窃命^⑯，主上蒙尘^⑰。孤不度德量力^⑱，欲信大义于天下^⑲，而智术浅短，遂用猖獗^⑳，至于今日^㉑。然志犹未已^㉒，君谓计将安出？”

亮答曰：“自董卓已来^㉓，豪杰并起，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。曹操比于袁绍^㉔，则名微而众寡，然操遂能克绍，以弱为强者，非惟天时，抑亦人谋也。今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以令诸侯^㉕，此诚不可与争锋^㉖。孙权据有江东^㉗，已历三世，国险而民附^㉘，贤能为之用，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^㉙。荆州北据汉、沔^㉚，利尽南海^㉛，东连吴会^㉜，西通巴、蜀^㉝，此用武之国^㉞，而其主不能守^㉟，此殆天所以资将军，将军岂有意乎？益州险塞^㊱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^㊲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^㊳。刘璋鸱弱^㊴，张鲁在北^㊵，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^㊶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将军既帝室之胄^㊷，信义著于四海，总揽英雄^㊸，思贤如渴，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诸戎^㊹，南抚夷越^㊺，外结好孙权，内修政理^㊻，天

下有变，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^⑦，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^⑧，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^⑨？诚如是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”

先主曰：“善！”于是与亮情好日密。

关羽、张飞等不悦，先主解之曰：“孤之有孔明，犹鱼之有水也。愿诸君勿复言！”羽、飞乃止。

【注释】

①躬：亲自。 陇亩：田地。作者陈寿(233—297)，字承祚，晋初巴西安汉(今四川省南充县)人。少时好学，三国时任蜀的观阁令史。入晋后任著作郎，著《三国志》。 ②梁父吟：也作“梁甫吟”，汉乐府一曲调名。 ③管仲：春秋时齐桓公的国相，辅佐桓公建立霸业。 乐毅：战国时燕昭王的名将，曾率诸国联军进攻齐国，攻下七十余城。 ④莫之许：即“莫许之”，无人承认他。 ⑤博陵：东汉郡名，在今河北省蠡县一带。 颍川徐庶元直：颍川人徐庶，字元直。颍川，东汉郡名，在今河南省中部一带。 ⑥信然：确实如此。信，确实。 ⑦先主：指刘备。 屯：屯兵。 新野：今河南新野县。 ⑧器：器重。 ⑨俱来：一同来。 ⑩就见：意为到诸葛亮那里去拜访他。就，亲近。 ⑪屈致：委屈某人前来。致，使……来。 ⑫枉驾：屈身前往。枉，屈；驾，车马，后变为对人的尊称。顾，看望。 ⑬诣：前往，引申为拜访。 ⑭屏(bǐng)人：使人退避。屏，退避。 ⑮倾颓：崩溃。 ⑯奸臣：指董卓，曹操等。

窃命：窃据政权发号施令。 ⑰蒙尘：蒙受风尘，一般专用于指皇帝遭难出奔。公元189年，灵帝死，少帝立。董卓后废少帝而立献帝，献帝先后被董卓、郭汜、李傕等挟持，辗转于洛阳与长安之间。后曹操消灭了董卓的残余势力，把献帝安置在许昌。所谓“蒙尘”，即指这些事。 ⑱孤：刘备自称。 度德：考虑自己的德业。 量力：估计自己的力量。 ⑲信：同“伸”，伸张。

⑳遂用猖獗：终于因此而失败。用，因此。猖獗，覆败。 ㉑至于今日：成了今天的这个局面。 ㉒志犹未已：心尚不死。已，止。 ㉓董卓：字仲颖，东汉末年任凉州刺史。宦官杀何进，他乘机统兵入京，废少帝，立献帝，把持朝政，由此天下分崩离析，进入军阀混战局面。已来，同“以来”。 ㉔袁绍：字本初，出身望族，时任冀州牧。曹操出身微贱，名声与实力远不及袁绍，但官渡一役，曹操击败袁绍，确定自己在北方的胜势。 ㉕挟天子以令诸侯：挟持住皇帝，以皇帝的名义来号令诸侯。诸侯，指当时称雄割据的军阀。 ㉖争锋：争胜，争强。 ㉗孙权：字仲谋，占有江东一带。他继承父亲孙坚和哥哥孙策的事业，因此有“已历三世”之说。 ㉘国险：地势险要，吴依长江天

险。民附：百姓归附。②为援：联合他做外援。图：图谋，吞灭。③荆州：州治在今湖北襄阳县。汉沔(miǎn)：汉水与沔水，二者其实是一水，只是上游下游名称不同。④利尽南海：荆州向南直到海边的物质都能得到。南海：泛指南方近海之处。⑤吴会(kuài)：吴郡与会稽郡。⑥巴蜀：巴郡与蜀郡，在今四川一带。⑦用武之地：即军事重地的意思。⑧其主：指荆州牧刘表。他才能平庸，不能守住他的事业。⑨益：今四川全境与陕西南部一带。险塞：关塞险要。⑩天府：物产丰饶之处，此处指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。⑪高祖：刘邦。秦汉之际，项羽封刘邦为汉王，刘即以益州一带作为根据地发展起来。⑫刘璋：当时的益州刺史。鹜(wù)弱：昏庸懦弱。⑬张鲁：当时占有汉中地区，在益州的北部。⑭殷：多，蕃盛。存恤：爱抚。⑮胄：后代。⑯总揽：广泛地罗致。揽，招致。⑰戎：当时泛指西方的少数民族。⑱夷越：当时泛指西方与南方的少数民族。⑲政理：政治。⑳将：率领。宛、洛：宛郡与洛阳，泛指中原一带。㉑秦川：关中，今陕西、甘肃秦岭以北平原地区。㉒簞食壶浆：用簞盛饭、用壶盛水。簞，用以盛饭的用竹或苇制成的盛器，在此处与“壶”一样，都用作动词。

【译文】

诸葛亮在隆中隐居，亲自耕田种地，喜欢唱《梁父吟》。他身高八尺，常把自己比做管仲、乐毅，当时没有人承认他这种自比。只有博陵郡的崔州平，颍川郡的徐庶与他交好，认为他确实这样。

当时刘备在新野屯兵。徐庶拜见刘备，刘备很器重他。他对刘备说：“诸葛亮是卧龙，您愿意见他吗？”刘备说：“让他与你一道来见我。”徐庶说：“这个人只可以您亲自去拜访他，而不可以随随便便地让他来您这里，将军应屈身前去拜见他。”

因此刘备终于去访问诸葛亮，一共去了三次，才见到面。刘备于是屏退了左右的人而对诸葛亮说：“大汉朝的统治崩溃了。董卓、曹操之类的奸臣窃据政权发号施号，皇上遭难出奔。我不顾及自己的德业和力量，想要在天下伸张正义，但智术短浅，终于因此而失败，成了今天这一局面。然而心还不死，您说该怎么办？”

诸葛亮回答说：“自从董卓趁机入宫，废少帝立献帝把持朝政以来，天下有权势的人全都兴起，占据州郡的人多得数不过来。把曹操和袁绍相比，曹操名气卑微而且兵卒又少，但曹操最终却能战胜袁绍，由弱变强，这不但是由于时机有利，而且也是人的筹划计

谋得当啊！现在曹操已经拥有了百万的兵力，挟制皇帝来号令诸侯，这是不可以与他争胜负的。孙权占有江东一带地区，已经历时三代，地势险要，而且当地百姓又归附，能够役使贤能的人为自己服务，这只能把他做为外援而不可以去图谋他。荆州北面据有汉水、沔水，向南直到海边的物产都能得到，东面连接吴郡和会稽郡，西面通向巴地和蜀地，这是军事争夺的要地，但是治理它的主人刘表却不能守住他的事业，这恐怕是上天以此资助给将军的，将军有取它的意思吗？益州关塞险要，难攻易守，有广大而肥美的土地，是个形势险固，物产丰饶的地方，高祖曾以它为后方根据地，成就了帝业。刘璋昏庸懦弱，张鲁在北面，民多国富，却不知道去爱抚他们，有智慧有才能的人渴望得到一个英明的君主。将军您又是汉室的后代，信用和大义流布天下，又广泛地招致英雄豪杰，您像干渴思水的人一样地思念贤人。如果您据有了益州和荆州，守住西州的险要之地，西面与戎人和好，南面安抚夷人，对外与孙权缔结友好关系，国内整治政治，等到天下的局势发生了变化，那么就可以命令一位上将军率领荆州的军队攻向中原地区，将军您再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出师秦川，百姓们谁敢不用篮子盛着饭，用壶盛着水浆，欢欣鼓舞地来迎接将军呢？”

刘备说：“您说得太好了。”从此与诸葛亮的感情日益密切。

关羽、张飞等人不高兴，刘备对他们解释说：“我有了孔明，就像鱼有了水一样。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说了。”关羽、张飞才不再说了。

【赏析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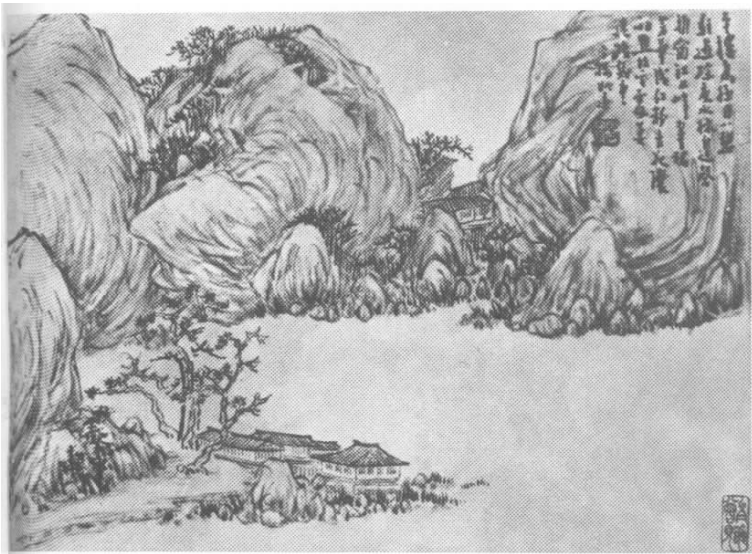
本文节选自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。

文章分四部分。第一部分写诸葛亮的隐居生活和他的性格与抱负。

第二部分写徐庶的推荐与刘备三访而见诸葛亮之后的一番问题。

第三部分具体写了诸葛亮的应对，是全文的中心之所在。

最后一部分写关、张的反应与刘备的解释，可以称之为隆中对的余波。



这篇文章具有链状结构,从诸葛亮到徐庶,从徐庶到刘备,从刘备到诸葛亮,从诸葛亮到关、张,这中间环环相扣,缺一不可。

文章通过人物对话的方式,把当时历史的一个片断写了出来,同时成功地刻画出了人物性格与心理状态,这是陈寿对司马迁史传文学特色的继承。全文除第一段外,全用对话展开。诸葛亮、徐庶、刘备三人的性格和心理,主要是通过各自的对话语言表现出来的。

作为全文着力描写的中心人物,诸葛亮虽然隐居十年,“躬耕陇亩”,幽卧隆中,但坐论天下大事却侃侃而谈,高瞻远瞩,意气风发。隐者的风致,政治家的气概,军事家的才能,全都熔注一体,流于谈吐之中,表现于字里行间。在这里,作者没有专饰形象而形象自出,没有专刻性格而性格已见,表现了作者极其高超的写作艺术。

剑阁铭

张 载

岩岩梁山^①，积石峨峨^②。远属荆衡^③，近缀岷鹜^④。南通邛鹵^⑤，北达褒斜^⑥。狭过彭碣^⑦，高逾嵩华^⑧。惟蜀之门，作固作镇^⑨，是曰剑阁^⑩，壁立千仞。穷地之险，极路之峻。世浊则逆，道清斯顺。闭由往汉^⑪，开自有晋^⑫。秦得百二^⑬，并吞诸侯。齐得十二^⑭，田生献筹^⑮。矧兹狭隘，土之外区。一人荷戟，万夫趑趄^⑯。形胜之地，匪亲勿居。昔在武侯^⑰，中流而喜。山河之固，见屈吴起^⑱。洞庭孟门，二国不祀^⑲。兴实在德，险亦难恃。自古迄今，天命匪易。凭阻作昏，鲜不败绩。公孙既灭^⑳，刘氏衔壁^㉑。覆车之轨^㉒，无或重迹。勒铭山阿，敢告梁益^㉓。

【注释】

①岩岩 山石累积貌。 梁山 古时属梁州。作者张载，字孟阳，晋安平人。博学善文，官至中书侍郎。与弟协、亢皆以文学知名，时称“三张”。 ②峨峨 山势高耸貌。 ③远属荆衡 远与湖北的荆山，湖南的衡山相连。 ④岷鹜 岷山、鹜豕，皆古山名。 ⑤邛(qióng) 地名，古蜀郡西部。 鹵(pú)：当时居住在四川西部的少数民族。 ⑥褒斜 指褒斜谷。 ⑦彭 岷山公安县有西山相相对立的阙，号“彭门”。 碣 指碣山，即海畔山。 ⑧嵩 嵩山。 华 华山。 ⑨固 险固。 镇 重镇。 ⑩剑阁 在四川剑阁县北。有大小剑山，古代筑有栈道，所谓剑州栈道。亦称剑门关。 ⑪往汉 指蜀汉刘备。 ⑫有晋 指钟会伐蜀。 ⑬此句谓秦地险固，以两万兵可敌百万。

⑭此句谓齐也有负海之险，以两万兵可敌十万。 ⑮田生 田肯贺汉王刘邦 陛下得韩信(当时受封为齐王)，又治秦中，持戟百万，齐得十二。此所谓东西秦也。 ⑯趑趄(zī zhú) 路险难行，徘徊不前。 ⑰武侯 指战国时魏武侯。 ⑱吴起 战国时著名兵家。史载魏武侯浮西河而下，中流顾谓吴起曰：“美哉乎山河之固，此魏国之宝也！”吴起对曰：“在德不在险。若君不修

德，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。”^{①⑨}洞庭 洞庭湖。 孟门 孟门山，在山西省，绵亘黄河两岸。祀 祭祀祖先。不祀，指国家灭亡。相传三苗氏恃有洞庭、鄱阳之险，不修德义，结果被禹灭掉。殷商左有孟门，右有太行，因纣王横暴，结果被周武王灭掉。此所谓“二国不祀”。^{②⑩}公孙 两汉之交的公孙述，曾在蜀地称帝，后被光武帝征伐而灭族。^{②⑪}刘氏 指蜀汉的后主刘禅。 衔璧 古时战败投降的国君口含玉璧，以示国亡当死。魏使邓艾伐蜀汉，后主载棺，并自己捆绑住自己，到邓艾军营投降，即所谓“面缚衔璧”。^{②⑫}覆车 古谚语：“前车覆，后车戒”。^{②⑬}梁益 梁山、益州。

【译文】

梁山山石累积，山势高耸。远与湖北的荆山、湖南的衡山相联，近与岷山、鹞冢山相联。南面通向邛地与鹑人住地，北面一直到达褒斜谷。狭窄之处像彭门、碣山，高峻处超越嵩山与华山。它是蜀地的门户，是个险固的重镇，这便是叫做剑阁的胜地。此处山石石壁高达千仞。它是穷地的险关，又是极路的最险峻的一个。当世道浊乱时，守卫此关的将领便会据险叛逆；只有当世道清明时，这儿的守将才会归顺中央朝廷。当刘备建蜀汉时，它与中原是隔绝的；当钟会伐蜀之后，它才对晋朝开放。秦地险固，可以用两万人抵抗百万大军，于是秦吞并了六国。齐地险固，可以用两万人抵抗十万大军，田肯于是向汉王刘邦献计谋。何况这狭窄险要的地方，地处中原之外。一个人荷载把关，一万名敌军也难以近前。这形势险要的地方，不是朝廷亲信的人，就不可以让他在此处守关。战国初年的魏武侯，当坐船渡西河时，因有险要地形而欣喜。他说“美哉乎山河之固，此魏国之宝也”，却被西河守吴起教训了一通。三苗氏恃有洞庭、鄱阳之险而不修德义，殷纣王恃有孟门、太行之险而暴戾恣睢，结果他们全都亡了国，一国的振兴，根本在修德，光靠地形险要，是很难长久的。从古到今，天命从不改易。凭靠险阻而胡作非为的，很少有不败家亡国的。两汉之交的公孙述据蜀称帝，最后被光武帝灭了宗族；后主刘禅当邓艾军至时，也不得不俯首投降。古谚道：“前车覆，后车戒”，希望后来君王应以三苗氏、殷纣王、公孙述、蜀后主为前车之鉴，不要再重蹈覆辙！我在山阿处把这段文字勒在山石上，斗胆奉告梁山益州。

【赏析】

“箴铭”类文章，一般都旨在规劝或警戒别人，这篇《剑阁铭》也不例外。

作者首先叙述了蜀地险要的地形。梁山与岷山横亘云间，山连着山，千仞高的悬崖峭壁耸立云中。而上山的小径则又高又陡，像天梯一般。在悬崖峭壁之间用木头架成通道，即蜀地独有的栈道。而由天梯石栈连在一起而形成的蜀道在剑州一带尤为险要：山势陡峭，如利剑穿空，一座座剑山遥遥相对，架木其上，以通往来，由于栈道外形悬空像飞阁，故名剑阁。文章叙写了剑阁的镇固。剑阁在四川剑阁县北部，又名剑门关，是入蜀的重要通道，因而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唐代大诗人李白在《蜀道难》中曾描写剑阁是“峥嵘而崔嵬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，与此文可对照来看。

写尽了剑阁之险，作者拈出了他要规劝告诫的内容了：剑阁险固，易守难攻，有利于守方；但必须是由王朝亲信的忠臣来把守，否则的话，守将便会据险叛乱，从而成为国家的一大祸患！

险地不能保证占有者的统治长久，事实上，那种凭险自傲，为非作歹的人历朝历代都有，作者列举史实告诫读者：立国之宝在德不在险。有反面例证吗？作者接下来举了三苗、殷纣王据险地而亡国的历史事实，更举了蜀地本身的史实论述：公孙述与刘禅的败亡相继。这样，作者的箴戒之意就十分明显了。

演连珠^① (节选)

陆 机

(一)

臣闻任重于力,才尽则困。用广其器,应博则凶。是以物胜权而衡殆^②,形过镜而照穷^③。故明主程才以效业^④,贞臣底力而辞丰^⑤。

(二)

臣闻髦俊之才^⑥,世所希乏。丘园之秀^⑦,因时则扬。是以大人基命^⑧,不擢才于后土;明主聿兴,不降佐于昊苍。

(三)

臣闻禄放于宠^⑨,非隆家之举。官私于亲^⑩,非兴邦之选。是以三卿世及,东国多衰弊之政^⑪,五侯并轨,西京有陵夷之运。

(四)

臣闻顿网探渊^⑫,不能招龙。振纲罗云^⑬,不必招凤。是以巢箕之叟^⑭,不盼丘园之币;洗渭之民^⑮,不发傅岩之梦^⑯。

(五)

臣闻鉴之积也无厚,而照有重渊之深;目之察也有



畔^①，而视周天壤之际。何则？应事以精不以形^⑧，造物以神不以器^⑨。是以万邦凯乐，非悦钟鼓之娱^⑩，天下归仁，非感玉帛之惠^⑪。

(六)

臣闻应物有方，居难则易^⑫。藏器在身^⑬，所乏者时。是以充堂之芳^⑭，非幽兰所难^⑮，绕梁之音，实萦弦所思^⑯。

(七)

臣闻遁世之士^⑰，非受匏瓜之性。幽居之女^⑱，非无怀春之情。是以名胜欲，故偶影之操矜^⑲。穷愈达，故凌霄之节厉^⑳。

【注释】

①演连珠 即连珠体，一种文体名称。作者陆机（261—303），字士衡，晋吴郡华亭（今上海松江县）人。祖父陆逊，父亲陆抗，都是东吴名将。陆机少异才，文章冠世，与弟陆云并称“二陆”。吴亡后，他与陆云一道入洛阳，擢升为太子洗马，又任赵王伦参军。后佐成都王颖讨长沙王懿，兵败被诬，为颖所杀。他的诗重藻饰排偶，开六朝文风，有《陆士衡集》。②胜 举。 权：秤锤。 衡 秤。 殆 危险。③形 物之形体。 镜 铜镜。谓径尺之明镜照寻丈之物形。 照穷 谓形过于镜则照暗。④程才 量力。 效 验。

⑤底 致。 致丰 众口表扬。⑥髦(máo)俊 英俊，杰出。⑦丘园 丘墟园圃，草木生长的地方。⑧基命 受命之初。⑨宠 指五侯。西汉成帝时，王谭、王商、王立、王根、王逢时五人同日赐爵封关内侯，时人号之为“五侯”。⑩亲 指三卿，即鲁国三位掌权大臣“三桓”（仲孙氏，叔孙氏，季孙氏）。⑪东国 鲁国。⑫顿 整。 探 摸取。⑬振 举。⑭巢 巢父，古时隐者，结巢而居。 箕 箕山之下。⑮洗渭 在渭河边以水洗耳，据说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，许由认为污了自己的耳朵，于是去渭水边洗耳。⑯傅 傅说，殷代武丁的宰相，曾在傅岩（地名）为人筑墙，后以梦感动武丁，被武丁任命为相。⑰察 张目。 畔 犹言界限。⑱以精 谓古之圣人以至精（诚恳的精神）感人。⑲以神 谓以至神（高度的英明）应物。器，器物。

⑳谓为乐不假钟鼓之音。㉑天下二句 谓为礼不待玉帛之束。㉒居 处。犹言处难亦易。㉓藏器 心胸怀有贤才。㉔充 满。㉕所难 芬芳之

气,时之罕有难得,而幽兰却富有此芳气。 ②⑥ 萦弦 萦曲之弦欲思绕梁以尽其妙。 ②⑦ 遁 隐。 ②⑧ 幽居 独居守寡。 ②⑨ 偶影 独居则形与影自相为偶。 操 品质。 矜 自重。 ③⑩ 穷 身处困厄之境。 达 得志。 厉 高尚。

【译文】

〔一〕

臣听说 靠力气负重,力气用尽了就会受困于重物。要增广器物的容量,一旦事发临头便会危殆。所以,在称物体时,如果物体的重量超过了秤锤所允许的范围,那么这秤就要被损坏;用镜子照物,径尺之镜只能照寻丈长的物形,物形如果超过镜子所能照的范围,那么镜子便会照暗。所以,贤明的君主量才来检验臣下的功业,坚贞的臣子先要权衡自己是否有资格来接受主上的丰厚赏赐。

〔二〕

臣听说 杰出的英才,是世上所稀缺的;丘墟园圃中的秀枝,要应时节才飘扬。所以,有为君主在受命之初,不会从后土中擢拔人才;贤明的君主兴起时,也不会有上天单单为他降下贤才(而全贵在任而用之)。

〔三〕

臣听说 主上的恩赏赐与宠幸的人,这不是兴盛自家家业的正确行为;主上把大权交给亲近的亲属,这不是兴盛自己国家的正确举动。所以,春秋时鲁国三卿一代代掌有鲁国实权,鲁国国政因此而颓坏;汉成帝过分宠信王氏外戚,所以后来王莽篡位,西汉灭亡。

〔四〕

臣听说 整治鱼网到深水中捕鱼,但这种方式捕不来神龙;举起罗网抓捕小鸟,但这种方式招不来凤凰。所以在箕山下隐居的巢父,并不稀罕厚重的礼物;在渭水边洗耳的隐士许由,也不像传说那样汲汲去靠近君王。

〔五〕

臣听说 铜镜本身并不太厚,但却可以照见重重深渊,眼睛的视力所及也有边界,但却可以周环地观看到天地交界的远方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原因即在于 应对事物,是要用极端诚恳的精神去感动他人,制造物件,是要用最高度的英明来把握,而不是光凭靠器物就能完成的。所以,天下万国都欢欣喜乐,并不是因钟鼓之音而快乐;天下的人都归向圣王的仁德,并不是喜欢玉帛之类的实惠。

〔六〕

臣听说 如果应对事物合乎正道,那么即便处在艰难中,也会趋向平和简易;心中怀有大才的贤士,他所缺乏的只是时运罢了。所以盈满一间屋子的芳香之气,本是很难得的,但幽兰却富有这种芳香之气;演奏音乐,要达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,本是很难得的,而高手则以萦曲的琴弦,欲思绕梁,以尽其绝妙。

〔七〕

臣听说 隐遁山林的士人,并不像匏瓜那样中看不中用;独居守寡的贞洁妇女,也并非没有一星半点的思春情绪。所以,人要使自己名声广布,所以一人独处时就愈发注重自己美德的培养;身处困厄之境的士人要使自己得志于天下,就要使自己高洁的节操愈发高尚。

【赏析】

在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,连珠是一种很特别的文体。它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,比如在《韩非子》中,便不乏此类的作品。它的特点是先概要地指出所要表达的事理或道理,然后简要地列举一个或几个历史事实来对这一道理来加以证实,即先列其目而后著其解。

此后,西汉时代不乏作此类文章的高手,如扬雄、傅颜等,而到了陆机,他的创作则尽压前贤,取得了极大的成功。

这里选的第一首,作者指出人才的使用是有限度的。文章以秤杆和镜子作比喻来说明锱铢之衡可悬千斤之重,径尺之镜可照寻丈之形。但如果用过其力,则必然伤其本性。因此,君对臣应量才授任,臣对君则当度己德而后受官。第二首所说明的道理是才士能人虽少,但代不乏人,但他们是否能有机遇施展自己才干则取决于明主的擢拔任用。因此,明主兴邦,不是天地特为他生贤才,而贵在任而用之。第三首指明大臣无功受禄,人君擅权谋私的不当。第四首指明古代志士贤人有恬然不为名利所动的,所以人君不能用名利来招诱这些人。第五首说明的是器物与功用、形与神的依存关系。第六首以幽兰比喻贤士。作者指出藏器之士要等待时机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。第七首说明这样一个道理:一个避世的隐士并不意味着他于社会无用,他们身处困厄而自重自爱,所以才会流芳百世。

陆机此类的《演连珠》共有五十首,多数是撷采诸子书籍以演其说,语句清丽,不贵绮华,实在是此类文学中的精品。

